

# 藏在深山的家祠博物馆

本报记者 李成生 文/图

在禄丰县金山镇东部18公里处，群山中藏着一个长约2公里的“葫芦谷”，谷中散落着小铺子、东山、邬家河等10个自然村，从清乾隆癸酉年（1753）开始，这里的汉族移民后裔为祭祀先人，追怀故土，凝聚族胞，大兴修建宗祠之风，凸显汉式建筑艺术风格，不经意间筑成一个“宗祠博物馆”，一些宗祠甚至完整保留到今天，成为难得的乡土文化遗产。

明代汉族进入云南，主要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而且绝大部分是以军屯形式迁入的。《明史·兵志》载，明代在云南共设二十九卫，二十二千户所。这些卫所基本上都是在洪武、永乐年间设立的。该志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以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军士应起解者皆金妻（带家眷）。”学者们统计，洪武年间云南共设有二十一卫，二十一千户所。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载，万历时云南仍存军卫数为二十，千户所十二，御三，与《明史·兵志》所载大致相同。可以认为，洪武年间所设卫所即奠定了明代云南卫所的基本布局，洪武以后不过略有增损变更，由此得知，明朝政府有计划大规模地向云南移民的时期仅限于明初。移民中又以军人及其家属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移入云南的外省人口大致在30万左右，此后或有谪戍、仕宦、捕逃、贸迁，但为数不多。

金山镇的明代汉族移民，世家不少，大北厂、小铺子等地，都居住着移民后裔。大北厂有王氏，小铺子有潘氏，虽千里徙来，却重振族纲，大有作为。兵屯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促进了边地的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在这块鲜为人知的土地上，计有东山村潘氏宗祠、邬家河村邬氏宗祠、鲍氏宗祠、小铺子村顾



氏宗祠、弓兵村李氏宗祠、中屯村五氏宗祠6处建筑群，目前，除五氏、邬氏宗祠成为危房外，余者基本完好，尚能居住。

宗祠，即祠堂、宗庙、祖庙，是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是我国家传统文化的象征。宗祠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庙，宗庙为天子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mí)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宗祠中的主祭宗子，管理全族事务称宗长，还有宗正、宗直等职。宗祠体现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凝聚民族团结的场所，它往往是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不但巍峨壮观，而且注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华儒家文化的代表。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圣殿。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儒家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李白《江南春怀》诗云：“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移民们在丧失依归故土的路径后，通过宗祠连结家庭，抱团御辱，扩展事业，教育族人，传承家风族风，像

族谱、家训等文献，在宗祠中得以保护传承，丰富了乡土文化的内涵，是研究社会发展、民俗乃至历史的宝贵资料，为社会、民俗、历史学家们所重视。

初春，寂静的山间条状坝子里各种杂花渲染着一个迷人季节的开始，油菜花将大山深处的景致涂上重彩，古驿道上的东山村被花海包装起来，像藏在深山里的妙龄女郎，不为外界所识。48岁的村民小组长潘士荣是潘氏宗祠最新一届“管事”，没有报酬的义务管理全凭功德良心，定期检查建筑是否有损坏，并及时筹资修葺。潘氏宗祠是这些村庄中保存最完整的四合院，大堂和厢房格局完好，雕梁画栋，原本镂刻的门窗精致古朴，技艺超群。正堂的



整面墙上记录潘氏族人世系，字迹清晰可辨，是一部刻在墙上的家谱。

潘士荣说，每年正月族人都会定期在祠堂聚会，宰牲祭祖，除了村里52户215人齐聚于此外，外乡、外县甚至省外的一些族人都会赶来祭祀祖先，参与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祠堂里烹制佳肴，举行隆重庄严的祭祖活动，成为定制。因此，祭祖活动其实就是族人的大聚会，是族人一年一度的重逢日，许多潘氏后裔闻讯赶来，宗祠成为纽带，维系着家族的血脉，祭祖活动从而颇受族人重视。当然，宗祠还是全村的公共活动场所，村人凡有喜事，都前来祠堂里举办，族人非常珍爱这个地方。

据《潘氏宗祠碑记》记载，潘氏自明朝军屯戍边定居路溪屯后，分为濂、澄、济、净四支。碑文说：“而净一支传公度，公度传起鯨，起鯨传桔禾，桔禾传竣祚，特盖五世矣。”也就是说，这座宗祠建成后，他们的族谱已记录了来云南落籍的五代年表。碑文讲了一件事：“竣鼎与父桔禾相继去世，遗母陶氏。特鼎字上铭，年方十一岁，幸有次兄祚鼎扶持，改读孝养孀母，于雍正元年游泮，遂起建家祠之意。”这

个家庭关系很清楚：明初军屯来滇落籍的潘氏有四弟兄，只有潘净一支留下家谱并传承后人。潘净之子潘公度、潘公度之子潘起鯨、潘起鯨之子潘桔禾，潘桔禾有三子，潘俊鼎、潘祚鼎、潘特鼎，父亲和长兄去世后，次子祚鼎扶持幼弟“游泮”（读书），孝养老母，特鼎学成后，起了建家祠的念头。雍正十二年（1734）老母逝世，特鼎卖田筹资修建家祠，得到族胞的鼎力支持，家祠告竣。由是，修建潘氏家祠的首倡者是潘特鼎。但是，这块碑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是潘氏家祠建成后104年后的事，详细记载捐资修建、维护宗祠的家族成员名单，宗田的地理位置及分布，宗族的墓地分布等，是一份难得的乡土文化研究资料。

研究者们发现，宗祠、族谱、墓地上的潘氏之姓，一律写为“潘”，无右上一撇。村中老人言，潘氏先祖不耻与宋代奸臣潘仁美同姓，姓氏故意少写一撇，以示与奸臣有别，以此训令后代不得作恶，祸害国家民族。

《鲍氏祠堂碑记》现存芦子冲村鲍氏族人家中，立于光绪十七年（1891），记录鲍氏先祖随沐英征滇定居于此的史实。《邬氏祖谱序碑》镶嵌于邬家河村邬氏宗祠正厅墙上，言邬氏历来重视儒学，祠堂内供奉孔子牌位，实际上祠堂即学堂，使邬氏人才辈出，“七代为官”“三恩宠”。祠堂悬挂“进士”“武魁”金字大匾，家谱记载，邬希明、邬定国、邬凤昌为清代进士。此碑立于道光十年（1830），距今188年。

宗祠是金山乡土文化中的绚烂一页，庄严的建筑，详实的族谱，充满向上、向善精神的家训、族规，倡导耕读传家的传统思想，以及贤者的事迹，都是组成中华道德文化的基础，具有不可复制的文化价值。

## 珠江源头话云南

李悦春

3月13日清晨，阳光映照着绿树成荫的曲靖新城，天空湛蓝，空气清新，来自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的作家、诗人一行13人齐聚曲靖珠江源，以“我的祖国我的爱”为题，考察珠江源风景区，参观珠江源风景名胜区展览馆，感受云南绮丽的风光风情，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在珠江源风景区，满山遍野的马樱花盛开得灿烂，似乎在张开笑脸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大红、粉红、淡黄、白色的马樱花争奇斗艳，迎风招展。据珠江源风景区南国园展览馆馆长郝正治介绍，在整个风景区方圆21平方公里的地方，都生长着马樱花。马樱花为杜鹃花科，杜鹃花属的一种。常绿灌木至小乔木，高3~8米，最高可达12米以上。在云贵高原海拔200~3100米的灌木从中或松林下，杜鹃花都能生长。马樱花入药，性味苦、凉，有小毒，功能清热拔毒，止血，调经。主治骨髓炎、消化道出血、咯血、衄血、月经不调。木材淡红色，质脆，当地人用来制木碗。

马樱花原来有这么多的用途啊。抬头看，只见一蓬蓬呈伞形的马樱花越过寒冬，高大挺拔地生长着，在春寒料峭的时节一展艳丽的风姿，花朵大而美丽，充满芳香，令作家诗人们沉醉其中，不肯离去。

接着，大家穿过一片片马樱

花花丛，登上了马雄山麓的最高峰。这里，可以鸟瞰到珠江的源头，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水贯穿在阡陌交错的田间，“这就是珠江的源头。”郝正治说：“20世纪的80年代，要进入到这里几乎没有路，我当时作为县委书记的小车司机参加了勘察珠江源的活动。第一次登上马雄山，我持枪在前开路，那时山中密林还藏有豹子，主峰上矗立着3根木头架一根红白相间的航标。经过6年的反复考察，最后认定现在的珠江源符合‘珠江唯远’和‘流水不断’的定源法则，于是，1985年，由国家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云南、贵州等省市政府决定在马雄山东麓的麻地沟出水洞口举行隆重的定源仪式，一块大理石刻行书：‘珠江源’（刘兆伦题）匾额牢牢镶嵌在洞口上方。”

此时，面对珠江源的好山好水，老作家张永权激情迸发，当即作诗一首：‘马雄山下一奇洞，滴水流成江贯南中。站在江源望大海，画卷绣水中国梦。’

告别珠江源风景区，大家来到了珠江源风景区南国园展览馆。

说起南国园展览馆，与郝正治还有一段故事。新中国成立之初，郝正治出生，人称“珠源布衣”，今年70岁。他出生于沾益县珠江源头一个小山村，自小光着脚丫挥舞着鞭子放牛放羊，10岁才启蒙上学，只有初中学历，后又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回乡从事农耕文明，接着又选择了“投军吃粮”的道路。1978年，郝正治从北京部队退役后回到沾益县，成了沾益县委书记的小车司机。在当司机的日子里，郝正治一边是方向盘，一边是纸和笔。他参加了从勘察珠江源到现今的所有重大活动，可以说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经历了。“400年前，与珠江及其源头毫无关系的徐霞客不远万里两次溯江而上，进入交水城探索大江之源，令人可敬可感可佩。能否顺江而下地来一次

珠江的全程考察？”郝正治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也是他当年的一个心愿。2009年春节未过完的大年初五，郝正治和蒋吉成两个出生在珠江源头的作家开始了对母亲河——珠江进行全程考察的行程。一路艰辛、一路感慨、一路欣喜，他们纵横云贵、穿梭两广，查九江交汇，观八口入海，考人文历史。此行，前后3次历时两个月行程万余里，获得了数百分钟的录像、千余幅照片、千万文字的丰富资料，郝正治饱含激情创作了长卷散文《上善若水之珠江情怀》。他前后著书有《汉族移民入滇史话》《楹联源潭》《珠源梦》《翠峰志》，与蒋吉成合著《珠江源揽胜》、长篇小说《充军云南》《沾益州志》等。被中央电视台称为出生在珠江源头的“司机作家”。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靖市作协副主席。

在宽敞的展厅里，郝正治用他生动的语言讲述着珠江源文化的来龙去脉。

“还在20世纪90年代，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退休后回到珠江源头盖间茅草房躬耕写作。2002年，我在长卷散文《珠源梦》后记中提到要回到生我养我的珠江源头，盖间茅草房，写几本小书，以文会友。这个愿望终于在2004年得以实现，我放弃了昆明经商的工作，回到珠江源头在宣天路珠江源出入口创办了南国园，成立了这个珠源文化传播给更多的听众。

## 奇境福贡

华模

20世纪70年代初，裹着满是樟脑味的宽大军装，我走进了怒江大峡谷深处的福贡，在那里呆就是8年。后来虽调到军分区，福贡仍是工作常去的地方，前前后后亲密接触福贡近26年，福贡给了我挥之不去的印象。离开大峡谷多年，福贡的山山水水一直绕绕在脑海之中，无法忘却。

“三江”并流，说的是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在喜马拉雅山南缘的横断山中并列流淌，形成闻名世界的地理奇观。展开云南西北部的地图，仔细用心一看，你会惊奇地发现，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区的直线距离也就85千米左右，被人们称作“云南环保摄影第一人”的丽江市环保局原局长李丽川告诉我，当他乘坐护林防火飞机到“三江”并流区航拍时，几分钟时间就穿越了澜沧江和怒江上空，俯瞰机下高耸挺拔，插向云雾之中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深嵌于峡谷中的浩荡江流，气势磅礴的并流奇境让李丽川兴奋至极，他那次拍摄的摄影作品《三江并流》，今天悬挂在丽江城北的滇西北生物多样性展览中心。

福贡的磅礴奇境还在冬日和雨后。倘若你在冬日攀登上怒江两岸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站立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举目眺望，穿入眼帘的全是雪峰组成的世界。无数雪峰插立于高山之巅，白雪亮闪，与蓝天相衬，一排排，一列列，威风凛凛，悄静无声，连绵不断，一直伸向遥远，延到天边，精诚守护着脚下的峡谷大涧、莽莽江流。那气魄，那阵势，让你深深惊叹大自然造物的博大至极与鬼斧神工。

一次雨天，我与战友因工作到高黎贡山的一个山寨。攀至半山腰，雨歇天晴，雨雾从江面上，从深涧内，从竹梢尖，从房屋周围轻拂升腾，向整个大峡谷扩散。一时间，千千万万的云朵点缀在峡谷、深涧、崖壁、梯田、竹林、茅屋四周，轻轻移动飘浮，刹间，峡谷、深涧、崖壁、梯田、竹林、茅屋在云雾升腾中若隐若现，缥缈如一幅巨大的油画，美轮美奂。我与战友被眼前的一幕幕景观所震撼，两人不约而同地失声高喊“太美了，太绝了！”

福贡的奇境不但在于磅礴，更在于奇观。站在碧罗雪山的达扎罗山寨向西北方向眺望，可以看到40千米外的高黎贡山崖峰丛林中，悬挂着一轮圆月。奇怪的是，这月亮亮盈盈，飘飘然。更怪的是，不管初一还是十五，这月亮总是圆的。当地傈僳族群众叫它“亚巴哈”，意为石月亮。据实地考察过石月亮的人讲述，石月亮是高黎贡山崖峰丛中的一个天然石洞，海拔约3300米左右，洞高约60米，宽50米左右，洞顶厚约20米。在怒江谷底观看石月亮的最佳位置有两处，一处是利沙底（今石月亮乡）南面的洼鲁；另一处是该乡西面的拉马底。在这两地，白天，怒江峡谷波光闪闪的江湾，苍翠欲滴的树木龙竹，巍峨崔嵬的岩峰把石月亮托向苍穹。如果恰好有几朵云彩在周围徘徊，那景致更是险中有奇，奇中有秀。夜晚，就有那么几天，天上同时出现两个月亮。一轮明月当空，把洁白的月光洒在石月亮上，石月亮显得格外深邃悠远，使人仿佛置于肃穆的世界。

如果说石月亮是天造奇观的话，福贡的飞来石便是天穹送来的礼物。在匹河中学靠江边一块高出公路3、4米的巨石上，建有南北两栋教职工宿舍，都是平房，中间是不到50平方米的岩石空地。1983年3月19日深夜，住在宿舍里的教职员突然听到几声巨响，紧接着像有什么东西重重落在旁边，大地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几个教职员以为地震，吓得紧紧捂住被子，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大家都惊呆了。两栋房屋中间竟矗立着一块高于平房的巨石，有几间房门被堵得严严实实。巨石来自何方？大家百思不解。房子另一边是公路，公路上的一个深坑证明，巨石是从山上落下，撞到公路上，巨大的弹力使它跃到两栋房子中间。于是，人们都認為巨石无疑是从几千米高的山崖上坠落下来，但经过考察，山坡上全是包谷地，根本没有看到任何巨石翻滚路过留下来的痕迹。巨石来自何处，是一个谜，也是一个奇；另外，巨石弹跳起来，不偏不倚，正正地落到两栋房子中间，只有房檐受损，竟没有伤一个人，这又是一奇。后来，有人在石上刻下了四句话，其中最后两句是：“巧离又巧合，绝缘配绝姻。”